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羞
诗写集

山阴张侯

"The Marquis Cheung of Mount Kuaiji"

*Poetries by
Zhang Xiu*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義之好之 仗雪時晴佳想
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
義之好

甲辰年八月張侯

山陰張侯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1~51)

Chapter 1

雪在下，

书法。

下雪有时。

零星几个小雪，要是

在那山上呢：

山不高，

很深。
在历史中缓缓有时。
下雪，
要是一种动物——一间寺庙呢？
原谅总是大于悔恨
大于遗憾
大于庙。
有时，
但也总是，
他。
看来不会来了。
来去（进进出出）
总是。
像鹤一样哪种动物？
现在有时。
原谅不如后悔，
总是。
不如忘记，
亦不可撤销。
雪，
切记守好家中丫鬟！
而要是下雪呢？
雪在下，
永
和

九
年，近午，
空气中扬着几个
零星雪花片，
落地即化。
自然是。那么
虎呢？
下雪与虎！
一种一直在山中，一种颇为
生疏了的语气：
虎。
文士爱山，
远虎。
可惜他肖猪，非虎。
此地江南会稽，
娘希匹。
江南什么？一头
山中深处的虎，或者以及
乃至广泛经验他可
知道？
历史缓缓往前——有时，
亦总是。
耐用的闲适。
其次，也是必要的。
空白亦然。

那荷池还不如填了土来栽上两垄雪里蕻！

裴呢，她又躲哪去了。

必须唤她来。

只是来了又有何事情，还是放过她罢。两手互搓，
腿脚朝地上蹬踏一二，同样起到暖和作用。

还是下雪了。

也该下。

凉亭，

并不十分寒冷。

驱寒的水酒

质量尚好。只是

下起雪，他真就会赶来？

那书贴字迹！

实在漂亮、

俊逸，

配得上更大的

一场畅快淋漓的雪。

大雪！

气象广播预测，那还得在明后两日。

于是，难免好久没洗笔、

绘竹、格物、诚意、修身。

难免是难免。

仔细想，这年间，

雅不再是审美标准，

狂狷

混杂颓废

才是。

应该，应该。

下雪自然是安静的，
甚至应该寂寥，只是
——谁？

他？

一个整夜派对、
写鹅的废物。
收不上税，统统白搭。

又云：

事情没有结果。

这正是结果。

寥糟

是必然的。

在雪中，在缓缓推移
(黑乎乎漫长)

历史中。

就像(这时，一个雪片落进杯水中，消失)。

“郎君。”一声轻唤。

发觉裴已在我后背披垫上一块野兽皮毛。

“困了吗，君？”裴往炉火添两个青炭，说：“要
不要暖手？”

“滚。”我有气

无力，

摆摆袍袖。

一定要保护好她们！

宁可烂在锅里。哦，那山——也许

山中的尼姑庙才是她们

最终归宿，

在忽高忽低

历史水位晃动中。

无解。

此题，此地

无可解，

鸡肋。

他也是。

难免不是，下雪与旧社会与虎有时。

如此安静的雪天。

山也是。

两种情况：

一、虎在山中，下雪了

虎的任务是什么？

(a、语气；

b、无非经验。) 二、

庙也在山中，缓缓升起。

要是下雪，

便会是这样。

这样

便只会是这样，虎，

作为山中的动物，
宁可忘记
——庙的忘记。
而山，一个
始终在
那里的山在
在些什么。
历史在缓缓移动
在动些什么
呢。端起一个杯子呢？
只是举着。
与雪对饮，端着一个杯子，一个
安静的动作，如此
古怪。
下雪如此。
原谅呢？
还不如悔恨实在，只是
这雪，
真是静。
那山更静，
也深，那荫凉的山涧有一块铺满青苔的岩皮，
已很久没有达到，去年，他呢。
书法使人痴醉。
涓涓山水。
书的法度，何法？

鸡肋!

人生几何，鸡肋有时。看过去，
远处并不像是一个大肆禅让的季节、地盘。

风水对不，败坏

腐蚀了。

大致上看过去，半空中，那个黑点仿佛一个鸟
(Diao, 第一或三声，或平声)停在那里不动，
它又在

停些什么?

怪鸟。

实在奇怪的物候，

下雪(之所以零星几个小雪)

是这样的。

有时，

抑或总是

(但一定不会迟到)。

看来是不会来了。

也罢。要发射一根啸响火箭提醒么，

十几里道并无多远——这鸟，

也许便是信号——只是

摆给谁看!

门阀俗气的对峙。在缓缓挪动

历史中，

厌世

竟如此必然、清新。

山水间山山水水。
无非原谅
与悔恨，
共和有时。
落雪有时。总是。

（回头）

回头，我看见鸟背停在空中，不飞。（它有多大？黑乎乎的，大半个天空那么大。）它没回头。鸟始终是鸟，是空中的事务。

（马拉美）

不在最近的过去。有殖民统治才称得上帝国，有吗。现在像一个快散架的马匹立在骰子上，仅剩一点。

（喙）

《喙》，一部小说。讲述一个少年离家寻找丢失的妹妹，不久，他在隔壁县城的一家饭馆门口找到正在洗碗的妹妹。他们没有回家，带着一只捡来的鸟一起游荡去了数百里路外的海边。在那里，他们等了三天，没看到鲸鱼出现，但第一次知道了，这浑浊的水是咸的。

(头痛)

我拎着一根铁棍山药穿过马路。想起多年前二十年吧有，至少，在杭州有个搞朋克的哥们，吃过他煮的山药。不久后他成了一个披肩发噪音艺术家（这东西能当饭吃？）稍后，我路过一个湖，在湖边上一条法式长椅休息了一会，对着湖面（不远处湖中央那群冒头吸氧的鲢鳙，想起并想了会儿泰德和他的圣马克广场什么的，群魔乱舞，脑壳痛仍未有所减缓）。现在，已经回到住处：鸟立即跳跑过来，咬我的鞋带。我警告它——你要再这么闹挺，我发誓，再也不写鸟了。

(1988.09.16

——致万新当日诗《猫和少女》)

这一天的
这天

有云以及云的移动我
不记得。

这一天的事（包括世界
一切活动、海的涌动、

和尚云游到此统统)

我不记得。

有这一天。

云也是。我不记

得它们在一起

并在这同

一天但确定

以及相信(因为妈的,

已接收到那里

射来的暗光

(或虚光、无线信号,

就这么个意思),

在几十年后),

不大不小的一天。

甚至偏小。

在这一天,

我还小。

不确定是不是
要淌过溪水，那个木桥
被山水冲散了，

我一定记得。
有这样一个用木板
搭的单人桥，
每天上学
要来回走过。
我不记得学了
些什么，
胃酸分泌过多，

暑假有些日子我
并不一定在
自村家里。也许在

邻村养妈家睡
午觉还是
看西游记电视。
我去村里的皮鞋厂看他们

制鞋，那院子里
守着一只狼狗，
它每天吃两斤猪肉

什么的，我胆子
小到让人

鄙视。
最大的愿望
是去溪流里捉
螃蟹，
去市场卖了来养活
自己。未来

像夜梦一样
还没来。而不是
成为杜甫那样
唠叨的人。
或关云长，我忘了。
以及，每天只是在不停

往清澈的生命中
添加杂碎。

Chapter 2

在^{当地}，

下雪

是一件什么事，还有

一座山呢，

在当时——

此时此地？

前者，详见《下雪

与旧社会》：

它们仿佛集合

但不是。

至于一座山，

见《有一座山》

或《世上还没有这座山》

都行。

只是这两座山

没下雪。

下起雪的是这座山，在近处

或就在不远可见的这座

——会稽山，他们说（他们还声明，已达成一致意见：“任何关于乌克兰可能做出领土让步的决定，只有在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措施到位之后才能作出——这些安全保障应包括一支由欧洲主导的多国部队。”）。

一座有名称

（历史）的山。

一场雪无名。

仿佛是山

让雪

下了起来，

谁知道？这是否

也是一种统治。

仿佛书法。

雪，

在下。尽管只是

几个疏朗零星小雪，

落在地上

也只是消失。

只是谁又看见了？

(回头看)在缓缓挪动的历史中
下雪总是关于
一场下雪的过程，
他也是。
而要是一种
恒温(哺乳)动物呢？
下雪总归还是
一场关于如何消失的过程，曲折
并且难免不是暂时。
与山的连绵不同，
下雪并不具备
连续的属性。
一场雪(好雪，我突然想起)，
最好悄无声息。
下在山中深处，
无人可及的山涧溪流中——
那块湿滑如席的青石板，只在
我们突然想起时
才获得领悟。
就像书贴已明白
暗示，往后他是不会来了。
因此无须占卦，这便是
这场下雪的含义？
下雪与原谅。
(考虑到雪的沉默)饮者与

一间凉亭亦

如此——返工是不可能的。此刻，

雪片飘落在山上，

那黑乎乎的山在傍晚前

不会变白——那时，

裴恐怕早已哄着我睡去。

做丫鬟就是做丫鬟！

在每一个局限的朝代。

骰子：三点，

那就再饮三杯。

（对称）

一片雪花有完美对称性。一片雪花与任何别的一片雪花不同，没有不同，无非独特的一片雪花。

因此，谁又是一片洁净透亮的雪花。一片雪花没有不同，只是自身对称的一片雪花，意味着风格的消失。差异消失了。

（凉亭筹划）

通往山中寺庙路上缺歇脚凉亭，待翌年（永和十年）春，即捐凉亭一座：六角重檐，须硬木（柚木为佳），中置奇石桌、石凳若干（备注：昆石整料凿成），地铺青苍卵石。兰花？庸俗！务植天竺桂。匾题：竺亭（脚指头亲笔）。

（冬天的丫鬟）

衙役也行。但尼姑，尼姑总在秋天。这便是它们的自然组合形式。是健康的。动物呢？譬如虎。虎与下雪与雾气与经验不可分离，熟悉的丈夫神经恍惚，也从雾气中走来。一定要保护好它们！（在私有资料不曾神圣不可侵犯的框架下。）

（觉醒）

醒了吗？
什么醒？
没。
雪还在下。
历史晃荡仍在。
不可置疑的脑壳仍朝向
天空的空荡，
垂下一部幻觉的
云梯。
如同裴的夙愿，整体
是浅蓝色的。

（完全定语从句）

在鸟自主拔毛的季节。在当地士大夫断袖的怪癖中。在火折子连吹七下只可怜地冒出一个火花。在光荣与大梦中缓缓涂炭，也在寥糟发霉的地理风水下。在阳光普遍照射在湖面上你的

伤寒终于疾散了吗？在朝代就是朝代哪个朝代又有鸟的区别。在历史一抽一搐也是一样的。在文明意味着什么，只是更加内敛与密集？在见面欢还不如单独去寻梅。在呕吐，以及回味呕吐必然是。在这是什么，袜子？（袜子是穿在脚上的！）在一趟慢火车近距离从左往右驶过桥洞的下午我们去附近的月湖公园踢球，凭什么？在这年头凡事都要想一想凭什么。在不在便是不在，是没有，哪怕书法。在天空世袭的空荡中。

（下午，或在一个凶狠时代）

我拎着一根粉藕（共五节）穿过街，下午阳光很好，有一个人站在街对面，松松垮垮，阳光射着他，似乎一种凶狠或凶恶是他需要的？只是（他有点粉色）一点也不牛逼。我怎么知道的，不知道。路过湖时，我在长凳上歇一会（望着湖面：它是湖的什么？或一种奇怪的东西，湖。）现在，回到家，来阳台休息也饮水，继续俯视这个湖面。

（我，以及谁？）

在我作为宾语时，我便是谁，是我。鹅不是。鹅在任何情况下无非一种涉水家禽，他知道？他不知道。从他书写的潦草鹅字中并没有我、

我们，鹅只是鹅。

（会稽）

秦统江南，始设会稽。唐初复置会稽郡为越州，玄宗改越为会稽，肃宗复为越州。自此，会稽不复存在。我（一个晋人）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朝代变迁如海洋变换，可山终究还是这条山。那山中的庙又能扛多久呢，我与这雪一道，终究也老了。

（吃苹果）

这是苹果吗？不。是柰。绵软中带些许酸，他家院子里便栽种林檎树木，果实并非食用，赏玩而已。游山玩水，放荡依旧，已成这些犬儒们最后的日常恐怖表演。

（去年的雪）

去年像雪。
去年的雪下在去年
山中。
云呢？
类似，一个像云的去年。
去年过去了，是过去
的一年，

下过一两夜雪、
一些雨水，游荡过
各式各样的
云与鸟群，在过去了便已在
那里的去年。
但主要是下雪。
那山上的雪总归飘得大些。
去年此时在山上
大雪中，
那欢乐也是。
有些欢乐只在去年，
过去了。
雪呢？
下雪（作为一种
可以重复发生
的事件）
如何过去。
作为一种天气现象它
总在重复来到，
以及过去。
总是这样。下雪，
一件可近、可疏的事。
人情也是。
只是去年有多远？
仿佛只是隔了一场

雪（大雪）

那么近。

只是，那么近

又是多远呢？

去年像一场下雪，这场（零星几个雪花）

或去年的那场，

那是大雪。

真的。

很好，厚实也欢乐

仿佛并不很远。

但一定是过去了

的那种远。

也不是。

是一种很近的远，

很近很近，

仿佛还在去年

山中，

（随从们累得跟狗似的。）

我们着轻便裘衣，

饮酒，

撩雪，

神志不清，用枯枝

在雪的间隙舞字，

仿佛那雪那山水归我们，

我们便是山水。

多么欣快，
无聊与忘言他还记得？
都过去了。
在过去。
不是吗，在到来
正缓缓过去，
远去，
但还是近。
只是这其中下雪
起到什么作用？
无。
也许——关于无，关于
无的无？
并不。
无关下雪，
它只是一种无须、
莫须的感受。
无关远近、记忆甚至
历史中诸如此类
杂七杂八。
无历史。
无非此时此些：雪，
在下。
零星几个雪仍未下完，落在
桌上，无非懒得

去吹开它们。
想起有朝一日我们
总会被打倒，
解散，
要纯粹靠运气
才有机会埋去那山中。
如此算来，远远看去，下雪
也算是一种安慰。而不是
去年的雪下在
去年
，这种传统空话。

（湖面闪烁）

我拎着几个辣椒和一个洋葱穿过街，穿过下午那些阳光，那时，在社会（历史也行）中可社会呢，在哪儿？我没意识到。继续在阳光下走着。也在社会中。走到湖边，我开始坐下休息（对着湖面。湖上的光是看不见的，只能看见一闪一闪的湖面）并想起一些年久失修的事。宇宙的最高准则是必须处于运动中。当然，晚餐也很重要。

1.
一千年，有时。
在一千年

(虚数)

以前有时。
有时几乎已
在一千年后，
此时此些。不像
有时仅在此时
此些，
并默念。
但也已过去
千年。有时，
千年有时。
此时此些千年
有时，过去
已有时。

2.

吃桔子，
最高准则有时，
缓缓吐籽。

3.

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要是不下呢，
雪？
不下也要

再等些日子。或者要是
下雪的日子已经
过去了呢。

4.
续。
待续。
下雪有时。
永和九年不在
有时。

Chapter 3

下午，下。雪在下。

零星几个小雪始终。

雪（或其它，仿佛历史）如何下完
（是什么意思）。

但会停。雪，
（不是其它）

一种向下。

缓缓飘扬向下，物理坠落，仿佛它
情愿？如此潦草，随意，雪

这种东西。还是说

下，一种完全不是的动作（在空旷
也在更洁净的空荡中）一种

趋势，没有也不会滞留。甚至

短暂上升，但整体

总在向下的

雪，或一个具体雪的概念它只能是，且愿意。力
不次。雪，或只是下，
下雪是一种总在持续的情况，在一个下午
落在地上，
消失。甚至已经完成是吗，下是下不完的。既然下雪，
下，或雪，
无非一种安慰（的原因
又是什么：经过天空的空荡
落到黑乎乎地上）。下，
在当地，他们说
落，落雪轻，
静中始终包含一种不是的声音（不是），是向下的：缓慢
而黑，与下雪的样子
完全一致：
可听，但不是。因此，
并不是原因的一种。是下
（仿佛，但不是）
或雪本身（什么？）制造的幻觉，
并且愿意（谁，以及什么？）
或无非在一种可见的空荡中，并且
情愿是，这便是下雪

这一组合。词性
与下落都不曾明朗（的原因，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也许与
下雪，这一天气现象有关：一个
只有在下雪的日子，雪，
才在下。否则，即便潦草、
随意，雪又如何具有（除非，
它愿意。
）一种向下的动作。下，
与雪，与力无关，只是始终
不可分离。反之，下最好是雪
对雪的逃离的一种，普遍
而非特殊情况。
雪在下，无须过度
引申，下也是雪的事实。
甚至茫茫现实谁知道，以及
又是什么
在知道？它那么
感性，它至少
不存在任何因素是理性的
一种动作（不是（包括声音），但），整体，
并向下。仿佛在当地
下雪的经验
从来便是这样，如同
下雪的潦草趋势，

或随意，但终究不可改变：这正是下
对雪的日常引用，也只有对雪
（而不是其它）它才起作用。

下（不，
它更接近现象，但愿）
无法表达自身，
是没什么的。
它不是动作，或指令，
对一场雪的指挥
毫不在意。不下呢？不，雪
在下。可要是不下呢？
不，下雪便是下雪，
下便是下，
雪
在下。

始终，一直在下着：无力地飘扬：
雪，雪，雪，雪，雪，雪，雪，雪，有时雪。
雪。雪。雪。雪。雪。雪。雪。

如此这般
下着。

轻，也静，一直是普遍
常见的那种样子，（去年的雪也是。）
而没有任何不祥的幻觉，
在一个下雪的下午。没有，
也不会停。

或会停，谁知道？
是下不完的，下雪（不是其它：
它本身已经排除了其它任何可能
的不是的一个
动作，或现象干扰。）
下雪了吗？
要是有人这样问。
那它是一个几乎无法
回答的提问。
不，不论任何时候，你只能这样回答，不，
雪在下，
为什么不呢。要知道
在下雪的日子里，下雪
必然。否则，
那是一些什么日子呢。在比如
不下雪的日子，
不。雪
在下，
始终在下的经验范围中
没有，也不会停，是一种稳定
向下的活动，现在，
下雪是这样的。
空荡中几个甚至数得清的
零星小雪，甚至
无须还原

法 无 只有只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有关
具有 有时 有 人 天空 飘扬飘扬 茫茫
除非 反之 与与与与与 只能只能 只可
只 分离 终究 声音声音 至少 而而而而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消失 普遍普遍 表达
任何任何任何任何 逃离 指令 经验经验
整体整体整体 过度 情况情况 引申 听
排除 自身 本身本身 趋势趋势 他们
稳定 呢呢呢呢 最好 已经已经已经 几乎
停停停停 从来 会会会会会

完完完完（以及剩余一点杂碎：）

几个 小 意思 物理 坠落 东西 滞留
短暂 具体 概念 持续 既然 缓慢 制
造 组合 词性 明朗 天气 即便 非特殊
现实 感性 因素 包括 改变 日常 引
用 作用 现象 指挥 干扰 你 范围
理解 呈现。

以上。它，
抑或它们，始终在一场下雪、几个
零星小雪中，在一直
在始终下。或雪的全部活动
而不是以及也没有的结果，下雪（不，
雪在下。尽管通常来说下雪总是
还要等些日子）不是说：总之，

一场下雪是这样那样的，是如此
这般云云。不是。
下雪无须总之。雪（尤其不是其它），
在下。仅此，无论如何潦草
抑或随意，下雪了
一个人就要尽量穿暖，虎
（必定在其它以外）也要轻快地
跑在山水中，而在黑乎乎而
漫长的历史挪动中，下雪具有不可比拟的安慰
便利是因为它不是的一个非人动作始终大于我
们的幻觉。

Chapter 4

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
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

羲之頓首

羲之頓首

山陰張侯

羲之頓首
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

臨

山陰張侯

Chapter 5

永和九年冬至雪余院亭设席酌醺。只是这算什么，等候？候什么，如果这是在等候。他不会来。书如其人，其心，其境，稍瞥一眼信笺字迹便知他绝不会来。羲之顿首，再顿首，不是装客气又是什么。不是实在难为情又是因什么在为难？什么都不是，甚至已无须借口。无须解释，已然到了不必解释遮掩的地步，事情清楚明白，昭昭，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可是我要等，在等，娘希匹，是我实在闲适无虞，非等不可。这是我的事。雪在下，我必须消耗。必须无望又耗着，空耗直至耗完尽，实在不必但是必须，就因为什么？没什么。就因为雪在下，几个手指头数

得过来的这一顶点儿零星小雪，还在下，从中午飘荡至午后无歇，飘落。落雪这种东西，这回事体，古老而新，雪而已。是落不完的，年年有，落雪，凭什么。这东西有什么可寄托？空荡山水间又有什么可寄情。谢家也是，尽出些废物点心。落雪利于农作物生长，那是在北方。在山阴会籍，落雪等同灾难，是谁在赏雪审美。落，一个字，无非下降，下落，向下，下，一种姿态竟那么让人入迷。实在吃饱撑的。这是其一。其二，无其二。粘一片雪，服下，倒也凉爽，沁扉。只是我醉了？头颅在还。脑汁水还在缓缓晃荡，水位极其稳定，我是一淌清涓溪流。也是，我不是一支浑污大水。我涓涓溪流不汇入任何江河，我如何在尽头消失？我无源无头是不可能的。我上溯去偏远小乌溪江玩，独自游玩，我坐在源头西景山上的庙门槛上嗑瓜子壳，落日中看猫头鹰，我在那里。那里便是在那里，仿佛我前世来自那里我不知道。我厌烦那个村尼姑，是谁？以及什么。我们不认识，阶级差别摆在那儿呢，尼姑不在人世间我说。我听不灵清她的哀怨如果那是在哀怨。她是哀怨的，很明显，裴说。裴转而撩起裙摆俯蹲在地上又说，她（裴）请求郎君（我）发善心，放了她（裴），就让她（还是裴）就地在庙里落发，清净地熬过剩余的日子。我有如此不堪？丫鬟

就是丫鬟。我自然应承了，下回送契去，我答应她。可她终究还是犹豫，或终究心硬不下来，结果还不是跟同我一同返回了来。顺小乌溪江，汇入澄潭江后抵达剡溪，一夜轻舟水路便汇入曹娥江，一下船便开始落起雪来。一落雪，我便又即刻想要出门看山，玩水，仿佛到那自然中去便可抒发情绪什么的而不是去蒙头大睡。可我并无鸟的明显情绪抑或凄惨情感须要咏叹，我没有。我离开源头太远，太久，我不可能知道我在做什么。恐怕无非只是对庭院中这假模假式的风景产生腻味，仿佛其中始终笼罩着消散不去的病态我是知道的，清楚明白。我暂时衣食无忧，向来都是，我统统搞不清爽这些。我看这雪下在池水中消失，飘在院墙外失踪，落在那山中，黑乎乎的，不会使山尖增高丝毫，而在那更深的山中，我仿佛看见雪飘落在那寺庙破瓦片上，被厨房间的热气融化，中午他们大概只吃馒头和咸菜，过午不食。这年景，不事生产的寺庙是不是过于密集，它们在世道，不，它们远离世道，可终究起到了什么作用，也是弄不灵清的，是和尚们自己的事，我只管捐钱即可。我还是数雪玩。一把抓住几个，放进杯中，吞服。这无味寥糟的雪花，去年往年无一不是，人无再少年，我如何能有那般欣喜，绝无可能。去年我当然在这亭里，那天碰巧大雪。

碰巧正好那天。那么那天便是那天，大雪的一天。而大雪的一天便是在那天。诸如此类形成一个叙述怪圈因为碰巧是。所有事情皆可这般解释，在没有新的词汇概念与算术等式发明以前，我琢磨。我让裴指挥家丁扛着扫帚，我必须不能让这院中的路径上积累任何一点雪，我让她立即扫除它们。我等候的人必须要来，雪天的客人，她当然不知道。下雪就是这样的日子，只是谁知道这天会不会下雪。不重要。他来，必定有雪。落雪，他必定来，道路必须干净而我必定候在这里，备足酒菜，烧旺炉火，我不记得了，但就是这么个事情。普普通通，并无紧要。他那天据回报说不在他去哪儿了。跟一群雅士到山上大雪中练字去了。荒唐至极。不，必须保护好丫鬟，在下雪的日子。荒唐之极，简直。这次又什么都没抓到，罚一杯。这就是雪的作用。除此，它还有什么。落雪又是什么。无从分析。介于水与气体状态之间的一种什么晶体，雪。顶多也没什么。我琢磨落雪无非可以观照出人内心的混乱与疯癫。落雪便是这样。潦草而随意，混乱，整体持续向下而不会停，就像他家的书法，所谓行草。那书的法度去哪儿了，不管，随便挥书，要的便是这类效果。给谁看！这事管不了。是啊，遗憾总是大于悔恨大于庙。只是给谁看。我数我的雪。我没有憎恨。无须后

悔，我把脚抬起抖两下，我不需要但遗憾无非常在，无可避免。我就数雪玩，不等他，我也数。一个两个，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用手指头，不，我就掰着手指头数，这里一个那里一个，这里那里，随便数，寥寥数一数，在落在地上消失前我及时快速数完它们。雪短暂。雪是用来数的，除此无它，一场雪，几个雪花，仅此而已，饮一杯，一个雪花一杯。用来化成水下酒，甚好。不像他，他们，落雪似乎成了一种召唤，引导一竿废物远离浊世去完成一场雅事，饮至迷乱，顺便在冷清的山水中昏厥。这是时代风气使然，抑或体内基因遗传在作怪竟不得而知。对此我不敏感。我只管数数，不管账目。我从来懒得打理账目，我有多少田地，山林呢？这会稽山恐怕一半是我的。我怎么知道。知道又如何。如何我又算知道了。来来回回进进出出就这些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不愿知道，我也不反对。为什么要反对？反对谁，什么？他们哪里需要反对？难道我是佃农不成。不，我天生不反对任何事体，不关心。我不明确从来。不，同样我也不反感。不至于。我和他们是一回事。我翘起脚，抖两下。我为何要翘起脚活动，枯坐着多久了。我在等。这便是等候，空等（根据贝叶斯公式推算）也是等，是消耗。我因此抬起一根脚抖两下，或咳嗽两声，是的，

落雪于我毫无意义，我身長六尺三寸，这有鸟的意义，一尺又有多长，一尺的标准长度是多长，诸如此类我又为何要反对呢。我只是等。我，余，在此等候。我只有一个这个动作，而这是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在做什么？谁知道。我不必要，只是等。这便是这天的事体，因为下雪。这是一个很好用来充数的理由，下雪，一种特殊天气现象，反复下雪了便有了什么，便成了一件事情，便是对，便无从去反对，便可力不次云云。而今日正好下雪，必须下雪。因为毫无意义。就因为下雪是一件什么事呢毕竟？一个谁以及什么的动作？都不是。下雪从来不是一件事情，今日即使不下雪它还是会下雪。这日是下雪的一日必须是，仅此。并算不上一件值得引起注意的事。并且也在下，在缓缓无声飘落此刻。很轻也很静，但一定没有声音，无声。这没什么好辩白的，没有就是没有。这是老早就已经达成的协定。仅此，而我必须履行。我除此以外对下雪无知，无须知。我若要是知便知我在做些什么。而这是不允许的。但也许这正是我的福气。我醉了。不，仅微醺我知道。我即便有轻功也不得飞到亭盖上去撒野，我保持斯文，静，举杯动作标准，抖抖脚，我区别于他们。我吃雪。我还是安静数雪吧。不，我也要默默练字。夹起筷子在落雪的间隙中练练字体。我

要书写。写什么字，鸟？千山鸟飞绝。空荡荡的，多好。不，不是这个时代的情况，朝代不对。不，我也写鹅。鹅鹅鹅。不，要写的是鹅。我和鳥：鹅。不，我也写上下结构的我鳥，鹅。用最大的狼毫笔，我用脚指头夹着鹅毛笔写。怎么写，我也比他写的好。谁知道，好无非一种综合判断。好有、但不存在一致的标准。现在，我开始写，临摹，用筷子蘸水洒在空气中临摹：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不，第一个字就让我想吐。我的生理反应实在及时，我需要悔悟，而不是憎恨我知道。我从不后悔，没必要。我缓缓写，开头入笔一个点，一个什么点？竟是这种角度，它的力度呢。开头总是最难，临摹是不可能的。我把信重新摊开在桌上，用杯子镇着这张废纸。我了解他，他不想让人临摹。他是故意写成这般潦草随意的样子，故意让人看不出他的想法。他不会来了，这没什么。都过去了。娘希匹，我恍若间仿佛想起曹子建。我想起那个屌毛作甚，简直莫名其妙。任何书法都暗藏密码。不是字迹明码，而是在看不见某处笔画中，一定有。我仔细看不下三十遍，我简直不要太无聊检查一张废纸作什么，并无可疑的蛛丝马迹。但这是不可能的，我要通过临摹找到它，用一根筷子即可。一个点。算了，我抬起脚，搁在桌上，我还是算了。懒得吃这种苦头，我饮一杯。我

千山鸟飞绝，想想也就算了。我把一根手指点在桌上，不敲也不动，很凉。我数雪。雪是数不完的。它缓缓飘荡下落，是数不完的，只是重复下落，一个接一个，一个与一个并非并列，它们有次序？不，我没那么快。我对雪缓缓有序下落毫无兴趣，我上升，如同一间寺庙缓缓升起，我饿，想吃几个冬至饺子（裴乖巧，说已经在提前准备了，白菜猪肉馅。也不错）。我吹开跟前的雪，接着呼出一口白气玩，自始至终我都在等。不知道在做什么只是等。因此等并不是一件什么。什么都不是只是等，它不是一个动作。下雪才是动作。雪在下，它愿意？不情愿便算不上一种动作。因此只是在等，或耗着，与下雪对耗，一种更轻更静的动作，两者都无须发出声音。其它都是副动作这我是搞得灵清的。饮酒无非也是，我奇怪，此刻间我竟是独自一人。这雪，仿佛是下大了。又也许是我眼蒙，我不知道。时而我又知道，我在这里，在自家中，零星小雪中的一个人在等另一个不会也不愿来的人便更显得像是一个人，这种事毫无新意，自古有之。只是这就是问题，一直是在等。而等是一件什么事我一直想弄灵清。我确实不知道等（一定有某种对象）是在干什么，譬如下雪。下雪是在作什么，是一件什么事，譬如等候。下雪与等候无非同一件事，只是不

知道是一件什么事。也许都不是。一件事之所以是一件事是因为它清晰，路径与目的清澈可见。就像饿了就要吃饭，困了就要去睡觉，而万物皆可翻译，皆可陈述，可澄清，可大而化之，抑或不鸟鸟之谁知道。又不是在写书法。或就是。谁知道。下雪是一种知道？又是谁的知道？谁在知道？我知道我在抖腿。并不是因为冷，好玩，或故意，我不知道。我知道与不知道两根腿脚都在抖动，产生热量消耗，历史都在缓缓蠕动，漫长而黑乎乎穿过自身就像一支大水不停反复往前这种知道，这我是知道的并感觉清澈因此我便是一种知道？我数雪，知道那是在玩。知道玩是一件事，去山水中游玩是一种解脱，而解脱始终是暂时的，实际的解脱并无可能而只有不停持续地去玩，游戏，否则还不如去蒙头大睡因此等候无非也是一种玩，下雪也是，是我让雪下起来，混乱并随意在空荡中飘荡，落到树上地下或随便哪里我都愿意它是一种玩，我是知道的。我无须去山中玩。我坐在这里玩，一间祖传漏风的亭子里，边玩边等候，使得等候成为一种玩如果它是。当然它是。它不是在置气。它不会不是。根据玩的定义，它必须是。根据笼统的情感去推测，无非是，它并不好玩。玩是这样的一件事，它不好玩，但必须又是因为什么？无论在任何朝代与时空，除了玩，抖

抖腿脚，下雪了去山水间游荡谁还知道需要做什么，在做些什么，谁知道？不知道。历史并没告之要一个人去做些什么以及一个人在做什么，只是玩。这便就是玩的最初也是最后定义，是一个尼姑出家后成为一个正式尼姑的原理，也是下雪了，一个人坐在这里饮水抖脚在等待如果空等也是一种等待的推论基础，因为愿意。而不可能降格为一种遗憾，或悔恨有时，在黑乎乎缓缓移动的历史中。不，谁都不知道。他知道？他不可能知道。下雪了，他要去山水中（仿佛那里真的有什么可寄托）游荡，审美，醉饮，抒怀什么的他就已经是不可能知道。他就只是去玩，一个纯粹动作。而不知道在玩些什么，他是弄不灵清这些的，他没那么知道。他在历史的幻觉中又怎么可能知道。在我的日常幻觉中他又如何知道。这（这些那些）一切无非错误。与悔恨，与遗憾不可兼容且总归不可避免谁又知道。是我。我单独知道。我醉了。这好玩。不好玩。我只是醉了。必须醉。雪在下，必须下。必须便是醉，因为也是为了醉，我不饿。我在等什么，什么又是等待，要是我醉了，在哪里喝又有鸟的区别，酒不醉人人独醉毕竟是虚假，酒精就是酒精。同谁对饮又有鸟的关系？独酌也不存在。我清澈，此刻。而这正是醉了谁知道。总归还是得寻个人也好，物也罢来醉。哪

怕影子，还是这点雪花，还是那黑乎乎的会稽山甚至虚空（它只能是一种感受）本身，人终究无法承受对象的空无，果真如此。也应该如此。如此便不会觉得单独。便消散了恐怖。这便是庸俗的一种，在历史缓缓蠕动中，仿佛哪里还尚存一些温暖。可我已有了火炉。有上等青炭，柚木烧制。我这会儿浑身发热。我甚至要解衣，披头散发，大举诗兴去雪中踱步，投入这池中游泳，甚至开炉炼铁。这是不行的。保持冷静我必须。我在等。抖腿。终究也只是在安静等候我这时尤其知道。他不会来，不用怀疑与侥幸，我自然一早便清楚。我们，两个当地废物。不，是他在历史中。他在历史中？当然。他便是历史。历史便是这么回事。一场下雪在历史中，但下雪并不是历史。但他是，已然是。从一开始他便是。与我无关。历史这种东西。有无都与我不相干，我只是在等。等什么？等这古怪毫无必要的日子一日日过去。等一个不再来的人，一场幻觉过去。这就是所在时代的奇观，在落雪的日子。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把这信笺留作书法收藏，并题上此豪繁废跋敬上。永和九年十二月雪山阴张侯印鉴。

(再會!)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詩集

- 《瀑布》(1~6)
- 《在沒有鳥以前》
- 《鯉鳥的俯沖》
- 《堤岸》
- 《鄉紳的經驗》
-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 《斷路器》
-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 《下雪與舊社會》
- 《坍縮》
- 《扭曲的意圖》
- 《山水畫框》
- 《過去的海》
- 《敘述和抒情，2025》
- 《吸管》
- 《氣候與臨摹》
- 《漢語與黃昏》

長篇

《散裝麻雀》

《百鳥無踏》

《釋放一種藍色》

《鵝》

《敘述和抒情》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玄談廟》（戲劇）

《聖·張長衫的講述》

《自傳：昏厥與返回》

《雲雲》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圖森》

《裴》

《派拉佛頭》

《烏雲》（戲劇）

《山陰張侯》等。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